

# 第一章 地方勢力的奠基

青馬興起於清末的陝甘回民事變中，從對抗朝廷，進而投誠為朝廷命官，並藉由對朝廷的效忠，一步一步取得更高職位，開始在青海地區建立根據地。本章將討論青馬如何從清末興起，經歷改朝換代，依然維持自身勢力；面對國民軍的西進，青馬又如何保住實力，不受破壞。而馬麒如何鞏固在青海的統治，成為青馬勢力的奠基者。

## 第一節 清末陝甘回民事變中崛起

### （一）從反抗到歸順

在清末陝甘回民事變中，回族軍事領袖乘勢崛起，成為左右西北局勢的地方實力派。除了青海的馬海晏家族外，還有甘肅的馬占鰲、寧夏的馬千齡家族。在介紹青馬之前，茲先略述甘馬與寧馬的源流。

馬占鰲家族：馬占鰲，字魁峰，生於 1830 年（道光 10 年），甘肅河州人，今甘肅省臨夏縣。甘肅河州回族聚集，伊斯蘭教盛行，有「小麥加」與「中國的麥加」之稱。<sup>1</sup>馬占鰲自幼學習伊斯蘭教經典，學成後任大河家清真寺阿訇。陝甘回民事變爆發，馬占鰲起兵響應，在太子寺戰勝清軍後，主動求撫，所部收編為馬隊三旗，任督帶一職，授六品軍功頂戴。這是清廷給予西北回族上層人物正式兵權之始，也是甘、寧、青回族地方勢力的興起。馬占鰲於 1886 年病故，所部由其長子馬安良繼承。

馬安良於庚子事變時，由甘肅率軍護駕慈禧與光緒西行，並在事變

---

<sup>1</sup> 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 1；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5；馬世弘，〈馬步芳與青海（上）〉，《中外雜誌》，39.2：87。

後，護駕兩宮回京，被任命為鎮南軍統帶，駐防河州，歷任西寧鎮、八里坤鎮和寧夏鎮總兵、甘肅提督等職，建西軍精銳軍，共馬步十四營，是清末西北回族將領中，官階最高而勢力最大者。1920年馬安良病故，其軍事勢力由其三子馬廷勳、四子馬廷賢繼承，成為甘馬勢力的末代繼承者。1928年，甘馬遭受國民軍打擊而逐漸沒落。

馬千齡家族：馬千齡，字松坪，生於1826年（道光6年），卒於1910年，甘肅河州人。參與陝甘回民事變，為馬占鰲的謀士之一。投降清廷後，被授與藍翎都司之職。馬福祿，字壽山，生於1854年（咸豐4年），馬千齡次子，曾考取武進士。馬福祥，字雲亭，生於1876年（光緒2年），馬千齡四子，曾考取武舉人。兄弟組織義勇軍協助清軍繳撫回民事變，為甘軍領袖董福祥所器重，納為部下。八國聯軍之役，兩兄弟堅守北京正陽門，馬福祿戰死，所部由馬福祥接統，並扈從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至陝西，記名總兵，此後在清朝與民國時期歷任要職，於1932年病逝。

馬鴻賓，字子寅，生於1885年（光緒11年），馬福祿之長子。馬鴻逵，字少雲，生於1892年（光緒18年），馬福祥之長子。馬福祥、馬鴻賓、馬鴻逵三人，自1911年至1949年，先後統治寧夏達三十八年之久，故一般人習慣稱之為寧夏三馬。

青馬的興起，可追溯至馬海晏。馬海晏，字清菴，生於1837年（道光17年），甘肅河州人，有三子：長子馬麒，字閣臣，生於1869年（同治8年）；次子馬麟，字勳臣，生於1876年（光緒2年）；三子馬風早逝。馬麒有三子：長子馬步青，字子雲，生於1898年（光緒24年）；次子馬步芳，字子香，生於1903年（光緒29年）；三子馬步瀛，字子洲。馬麟有二子：長子馬步榮，次子馬步援。馬海晏幼時，家中務農，稍長從事藥材與木材買賣，經營藏區生意，家道日漸富裕，轉攻讀《可蘭經》，致力於伊斯蘭教教務活動。1863年（同治2年），馬海晏投入表兄馬占鰲門下，起兵河州，響應陝甘回民事變。<sup>2</sup>

發生於1862年（同治元年）至1873年（同治12年）的陝甘回民事變，是整個清代西北回民事變中，持續最久，犧牲最重的一次。<sup>3</sup>事

<sup>2</sup> 胡平生，《民國時期的寧夏省》，頁87-104。

<sup>3</sup> 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臺北：聯經出版

變起因於 1862 年 4 月，陝西華州地方團練與回民發生衝突，5 月起，回漢衝突在關中東部渭南、大荔、華陰、華州、臨潼一帶爆發，並迅速蔓延至全省。清廷派荊州將軍多隆阿入陝，全力調兵鎮壓起事回民。1864 年，在清軍的鎮壓之下，大批陝西起事回民撤退至甘肅慶陽府的董志原，陝甘回民事變的重心轉移至甘肅。<sup>4</sup>

自陝西回民起事後，甘肅回民也相繼起事，除了董至原，另外形成四個起事中心—金積堡的馬化龍、河州的馬占鰲、西寧的馬桂源，以及肅州的馬文祿，<sup>5</sup>以致「甘省回股林立，通省沸騰」、<sup>6</sup>「甘境之靖者，蓋十無二三」，<sup>7</sup>規模較陝西更為擴大。1867 年 2 月，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當時西捻軍進入陝西，與回軍合流，左宗棠主張先剿捻，後攻回，於 1868 年 6 月肅清陝西的西捻軍，並集中兵力進攻回軍的重要根據地董志原。<sup>8</sup>左宗棠命劉松山率軍進攻董至原，重創回軍，回軍紛紛撤退至金積堡投靠馬化龍，<sup>9</sup>為「關隴諸回率視為嚮背」<sup>10</sup>的金積堡遂成為下一個進攻目標。

1870 年 6 月，左宗棠集中兵力進攻金積堡，與回軍展開激烈戰鬥。最後，清軍採用「圍城」的方式，<sup>11</sup>迫使馬化龍在糧盡援絕的情勢下，出城請降，結束金積堡之役。此役雙方死傷慘重，是清廷與西北回民對戰中，最激烈和最艱困的一役，<sup>12</sup>左宗棠謂：「僕十餘年剿髮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sup>13</sup>總計此役清軍陣亡將領，提督八人（包括

---

事業公司，2001），頁 95。

<sup>4</sup> 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頁 99-101。

<sup>5</sup> 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 17；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頁 104。

<sup>6</sup>（清）易孔昭等纂，《平定關隴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三，頁 1。

<sup>7</sup>（清）楊毓秀編纂，《平回志》，收入白壽彝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四：回民起義》（三）（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頁 107。

<sup>8</sup> 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頁 106。

<sup>9</sup>（清）楊毓秀編纂，《平回志》，收入白壽彝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四：回民起義》（三），頁 112。

<sup>10</sup>（清）易孔昭等纂，《平定關隴紀略》，卷九，頁 32。

<sup>11</sup>（清）易孔昭等纂，《平定關隴紀略》，卷九，頁 24。

<sup>12</sup> 李恩涵，〈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收入李恩涵，《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262。

<sup>13</sup>（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書牘〉，卷十一，頁 35-36。

劉松山在內)，總兵二十一人，副督統一人，副將一人。<sup>14</sup>結束激烈的金積堡之役，左宗棠於 1871 年年底，大舉進攻河州馬占鰲。

左宗棠挾金積堡勝利餘威進攻河州近郊的太子寺，但清軍從陝西開始，一路轉戰至董至原與金積堡，軍隊已露疲態，產生「軍威不振」<sup>15</sup>的情形，再加上馬占鰲憑藉地勢之利，使得清軍在太子寺遭受挫敗。<sup>16</sup>1872 年 1 月 4 日，回軍在地勢較高的新路坡連築三個營壘，隔日，提督傅先宗發現這三個營壘，派兵進攻，這三個營壘憑藉較高地勢，屢屢阻擋清軍的攻勢。當天深夜，時任馬占鰲軍中先行官（即前線總指揮）的馬海晏，率五百精兵潛入清軍的統帥總部—爛泥溝四莊，並在當中建築一簡單營壘。6 日清晨，清軍發現爛泥溝四莊的營壘，傅先宗仍派兵進攻新路坡的三個營壘，自己則帶兵包圍爛泥溝四莊的營壘。當清軍團團包圍爛泥溝四莊的營壘時，馬海晏突然率五百精兵竄出營壘攻擊，清軍措手不及，陣腳大亂。原本進攻新路坡的清軍，見狀返回爛泥溝四莊援助，新路坡的回軍趁此機衝出營壘攻擊，清軍受到兩面夾攻，潰不成軍。11 日夜晚，回軍趁著大風沙再度進攻，由於「夜深月落官軍與賊莫辨」，<sup>17</sup>清軍潰逃，回軍再度獲得勝利。

左宗棠在太子寺之役遭逢軍事挫敗，回軍計畫乘勝進攻清軍大本營—安定大營，馬占鰲反對此計畫，並主張向左宗棠求撫。勝而求撫，此反常舉動，馬占鰲解釋如下：

古之大盜，張角、葛榮、黃巢、闖獻之徒，近者四五年，遠不過十年，皆消滅於無形。自咸豐初，洪秀全起事，盤據一十三省，蹂躪六百餘城，湘軍出而剿平之，甘肅軍興近十年，鋒鏑之毒遍地，而盤石之安無期，常此以往，不惟漢族仇怨日深，回族亦無立錐之地，是豈不可已乎？果如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營，即使

<sup>14</sup> 高文遠，《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運動》（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頁 279。清代武官職等，以提督最高，下轄總兵、副將、參將、游擊、督司、守備、千總、把總。參見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4，註二。

<sup>15</sup>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回目求撫情形片」（同治 10 年 10 月 26 日），〈奏稿〉，卷四十，頁 43。

<sup>16</sup> 李恩涵，〈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收入李恩涵，《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一）：264。

<sup>17</sup>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疊攻太子寺屢勝兩挫逆回乞撫摺」（同治 11 年 2 月 22 日），〈奏稿〉，卷四十一，頁 7-8。

一戰而勝，席捲而東，百二山河為吾所有，誰以一凡泥封函谷關？使關東將帥不復西來？去一左宗棠，將有無數左宗棠在其後，河州彈丸，何能與天下抗？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之事捨降別無生機，吾意已決，諸君無復言。<sup>18</sup>

馬占鰲的求撫，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sup>19</sup>馬占鰲軍隊收編為馬隊三旗，馬占鰲任督帶，授六品軍功頂戴；馬海晏任中旗副旗官，授七品軍功頂戴。<sup>20</sup>至此，馬海晏由一介平民，躍升為朝廷命官，協助朝廷平定河州、西寧與肅州等地的回民事變。

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馬海晏隨董福祥的甘軍入京保衛京師。馬海晏時在甘軍擔任旗官，其長子馬麒任哨官。馬海晏與馬福祿、馬福祥兄弟守衛北京正陽門左側，與八國聯軍發生激戰，馬福祿戰死。同年7月21日，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離北京，傳旨董福祥的甘軍護駕。當時甘軍正在京郊與聯軍激戰，直至23日才接到旨諭。董福祥率馬海晏和馬福祥北走護駕，於8月23日在宣化追上車駕，但馬海晏在戰爭中患病，加上追駕奔波，在宣化病故。慈禧太后顧念馬海晏效忠有功，追贈記名總兵，旗官遺職由馬麒接任，仍隨從甘軍護駕。<sup>21</sup>庚子事變後，董福祥為八國指名處決的禍首之一，清廷僅將董福祥革職，甘軍瓦解。馬麒率馬隊三營回甘肅，時馬占鰲已死，所部由其長子馬安良所統帥。庚子事變時，馬安良由甘肅率軍護駕慈禧與光緒西行，並在事變後，護駕兩宮回京，被任命為鎮南軍統帶，駐防河州。馬麒成為馬安良部下，駐防巴燕戎格廳的扎巴鎮（今青海省化隆縣）。1906年，在馬安良的提拔下，馬麒由旗官升為花翎銜循化營參將，<sup>22</sup>勢力範圍從扎巴鎮拓展至

<sup>18</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二十三，頁30。

<sup>19</sup>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十二，頁13、21。

<sup>20</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2-3；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2；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2-3；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17。

<sup>21</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3-4；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2-3；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3-4；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5；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26-27；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臺北，1970.10）：9。

<sup>22</sup>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五六三，頁11。花翎是清代的冠飾，用孔雀翎插於冠後，給文武有功者的特恩賞賜。參見陳秉淵，

整個循化地區，為統治青海建立初步規模。

## （二）對中央的抉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陝西標統張鳳翽響應革命，佔領西安，宣布獨立。陝西巡撫升允與陝甘總督長庚將馬安良的鎮南軍改編為精銳軍，命馬安良率軍前往陝西鎮壓革命。馬安良在河州、狄道、循化、平番等地，招募回兵六千餘人擴充軍隊，稱為精銳西軍，馬安良任總統，馬麒任幫統。長庚鑑於情勢危急，只得允許馬安良擴軍之舉。<sup>23</sup>同年11月，哥老會首領劉華堂佔領寧夏府城，建立寧夏革命軍政府。馬安良命馬麒、馬麟兄弟前往寧夏鎮壓，不但攻下寧夏府城，並縱兵洗劫財物，使寧夏人民無辜遭受戰禍。1912年3月，甘肅布政使（相當今省長）趙維熙、甘肅咨議局局長張林炎，以及新疆巴里坤鎮總兵統領馬福祥，代表甘肅軍民通電承認共和，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命趙維熙為甘肅臨時都督（後真除為甘肅都督），馬安良也轉向支持共和，率兵回駐蘭州，馬麒回駐河州。<sup>24</sup>

回到蘭州的馬安良升為甘肅提督，馬麒也從循化營參將升任為洮岷協總鎮。民國初年的甘肅省包括今甘、寧、青，當時回、漢軍勢力林立，馬安良的精銳西軍為其中勢力最大者；當國民黨在甘肅省設立支部時，馬安良本人被推選為支部長。馬安良遂挾著黨、軍優勢，左右甘肅省政局。<sup>25</sup>1912年2月，原西寧鎮總兵張定邦調職，袁世凱任命馬福祥接任，馬福祥因故未到任，留下遺缺。馬麒從清末駐防扎巴鎮開始，已在青海地區經營多年，對於西寧鎮總兵一職，積極活動，一面請求馬安良出面保薦，一面重金賄賂趙惟熙。趙惟熙為分散馬安良的精銳西軍，使甘肅

---

《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4，註二。

<sup>23</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二十六，頁42。

<sup>24</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5-6；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5-6；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5-6；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58-60；陳少校，《西北軍閥記》（香港：致誠出版社，1981），頁38；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30-31。

<sup>25</sup> 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64；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269；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34。

境內回、漢軍勢力達到平衡，<sup>26</sup>報請袁世凱委任馬麒為西寧鎮總兵；<sup>27</sup>馬福祥改任寧夏護軍使。<sup>28</sup>馬麒擔任西寧鎮總兵一職，是青馬興起的關鍵。之前馬福祥為何未赴任西寧鎮總兵？有以下幾種說法：其一，因服喪而未赴任；<sup>29</sup>其二，馬福祥在西寧沒有政治與軍事基礎，恐受制於馬麒，故不願赴任；<sup>30</sup>其三，馬福祥家族與馬安良爭奪河州統治權時，發生過衝突，故馬安良反對馬福祥任西寧鎮總兵一職，並向趙惟熙施壓；<sup>31</sup>最後，根據馬鴻達的回憶，馬安良認為馬福祥偏袒漢人，故反對馬福祥出任西寧鎮總兵，並向趙惟熙施壓。<sup>32</sup>民國時期，影響西北政局甚鉅的「青馬」與「寧馬」，由此奠下地方勢力基礎。

西寧鎮總兵為地方軍事機構，馬麒僅有統兵守土之責，而無推行政令之權。為掌握青海軍、政權，馬麒設法將青海辦事長官廉興排擠去職。青海辦事長官原為清代青海辦事大臣，是由中央直接派任，掌管蒙藏事務。馬麒出任西寧總鎮兵時，滿清貴族廉興亦從西寧知府調任青海辦事長官。1914年，廉興以青海辦事長官公署的名義在西寧成立皮毛公估局，規定皮毛、畜產都須經公估局估價出售，並從中抽取百分之五的稅率，此事引起畜牧區蒙、藏族的不滿。而清朝陝西巡撫升允與廉興有姻親關係，辛亥革命後，升允投靠於廉興處。馬麒利用此機會，發動蒙族各王公與藏族千戶、百戶，向甘肅都督控告廉興窩藏「前清餘孽」升允，設公估局籌措軍費，圖謀不軌。廉興被革職押赴蘭州查辦。當時北洋政府為拉攏地方勢力，裁撤青海辦事長官一職，改設青海蒙番宣慰使，由馬麒兼任，1915年10月，將西寧鎮總兵改為甘邊寧海鎮守使。<sup>33</sup>至此，馬麒為甘邊寧海鎮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掌握了青海軍、政大權。

馬麒的父親馬海晏加入清末的陝甘回民事變，並從「亂民」一躍成為「朝廷命官」。藉由對清廷的效忠，馬麒得以繼承馬海晏的職位，開

<sup>26</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8；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8；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7。

<sup>27</sup> 《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民國元年9月2日，命令。

<sup>28</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鴻達家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頁3。

<sup>29</sup> 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11；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81。

<sup>30</sup> 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64。

<sup>31</sup> 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8。

<sup>32</sup> 馬鴻達，《馬少雲回憶錄》（香港：文藝書屋，1984），頁64。

<sup>33</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二十八，頁46。

始經營青海地區。辛亥革命爆發後，馬麒選擇繼續效忠清廷，鎮壓革命。隨著情勢的發展，馬麒轉向支持新中央—北洋政府，不但維持在青海的經營，更進一步擴張自身的勢力。短短兩代的時間，馬麒集青海的軍、政大權於一身，成爲一股影響日後西北政局的地方勢力。馬麒統治青海地區十年後，國民軍西進，青馬勢力將首次面對強大外力的威脅。

## 第二節 國民軍的西進

### （一）國民軍對地方勢力的打擊

1912年，馬麒出任西寧鎮總兵，帶三營精銳西軍到西寧。當時在西寧的軍事單位，除了三營精銳西軍外，還有李乃棻所率的中路巡防馬隊，以及西寧警備分局。1915年，馬麒經北洋政府陸軍部核准，以精銳西軍三營爲核心，將西寧各軍統編爲一軍，名爲西寧青海巡防馬步全軍，簡稱寧海軍，馬麒爲總統，馬麟爲幫統。寧海軍成立後，馬麒請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的張昌榮爲總教官，採用新式訓練，購買新式槍枝。寧海軍從初建時八營，兵力不足一千三百人，至1923年擴編爲三十二營，共三千餘人，八年之間，兵力擴充兩倍餘。在寧海軍歷任的四十六名統領和營長中，馬氏家族佔了三十二名之多，包括馬麒的叔父馬海淵，弟馬麟，堂兄馬萬成，堂弟馬寶、馬鏞、馬良，兒子馬步青、馬步芳、馬步瀛，堂侄馬步元、馬步康、馬步鑑、馬步祥、馬步雲、馬步州、馬步斗、馬步全，女婿馬慶、馬馴等，都在軍中擔任要職，家族性質濃厚。馬麒又令馬麟率步兵第二營駐防拉卜楞藏區；馬寶率騎兵第七營駐防湟源一帶；馬步雲率步兵第八營駐防貴德；馬步芳率騎兵第一營駐防化隆，將青海重要地區與戰略要地，一一納入控制。<sup>34</sup>寧海軍的建

<sup>34</sup> 文表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10-11；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9-10；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78-79；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7-8；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70-71；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82-83；楊效平，《馬步



立，象徵馬麒脫離馬安良的精銳西軍，自成一系，而這支家族性質濃厚的軍隊，成為馬麒統治青海的主要力量。然而，當面對比寧海軍更強大的外力時，馬麒也不得不妥協。

1925年1月4日，段祺瑞命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為拉攏西北地方勢力，馮玉祥保薦馬福祥為西北邊防會辦，並將馬鴻逵、馬鴻賓所部納入國民軍。<sup>35</sup>8月25日，段祺瑞又任命馮玉祥兼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馮玉祥即積極準備入甘，令駐包綏一帶國民軍第二師師長劉郁芬為總指揮，蔣鴻遇為副總指揮，率師入甘，原甘肅督軍陸洪濤逃離蘭州。10月26日，國民軍進駐蘭州，劉郁芬以國民軍駐甘總指揮名義，佈告代理甘肅軍務督辦。<sup>36</sup>國民軍進軍甘肅時，陸洪濤的部屬甘肅第一師師長李長清、旅長包玉祥仍駐守蘭州，此外，還有八個鎮守使分駐甘肅各地。這八個鎮守使中，屬於回軍的有寧夏馬鴻賓、西寧馬麒、甘州馬璘、涼州馬廷勳（時馬安良已死，馬廷勳接任）；屬於漢軍則是隴南孔繁錦、隴東張兆鉞、肅州吳桐仁、河州裴建准。劉郁芬衡量形勢，決定先剷除勢力較弱的李長清。劉郁芬假宴會之名，將李長清和包玉祥逮捕、殺害，<sup>37</sup>此舉使得其他回、漢軍領袖人人自危。

1925年11月，張作霖聯合閻錫山進攻馮玉祥，<sup>38</sup>馮玉祥為爭取勝利，命劉郁芬抽調甘肅回軍馬鴻賓、馬麒、馬廷勳所部騎兵各一旅助戰。馬麒雖不願意，但迫於國民軍的壓力，命侄子馬步元率一千餘寧海軍開抵包頭助戰，被編為西北騎兵第七旅。馬步元率部隨馮軍轉移的過程中，偷偷繞過馮軍駐地，潛回西寧，不僅軍隊未受損傷，還攜回一批槍械、彈藥。<sup>39</sup>這次行動對馬麒勢力未造成損傷，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迫於現

芳家族的興衰》，頁 59-63。

<sup>35</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鴻逵家族》，頁 22；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93），頁 68。

<sup>36</sup> 劉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頁 34-35。

<sup>37</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41；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8；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 114；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15；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79；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10。

<sup>38</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74。

<sup>39</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42；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9-40；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88；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82。

實的壓力，馬麒只能選擇服從國民軍的命令。

1926年4月1日，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閻錫山等，聯合發動「討赤之戰」，總攻馮玉祥，<sup>40</sup>吳佩孚並派人入甘鼓動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和隴東鎮守使張兆鉀聯合進攻劉郁芬，欲使國民軍腹背受敵。孔、張兩人出兵前，曾派人徵求馬麒與馬廷勳的意見，馬麒與馬廷勳決定採觀望態度，保持中立。5月，孔、張兩人向蘭州進攻，雙方相持至6月，國民軍吉鴻昌旅由綏遠進入甘支援，寧夏馬鴻賓，也出兵助劉郁芬，結果張、孔二人失敗，所部收編為國民軍。劉郁芬趁勢撤銷甘州鎮守使馬璘的官職，以國民軍師長趙席聘取代河州鎮守使裴建准，<sup>41</sup>昔日甘肅八鎮已被翦除大半。馬麒見大勢已定，向劉郁芬表示服從，但為時已晚。馬麒成為下一個目標，國民軍正一步步削弱青馬的勢力。

1926年9月16日，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國民黨與北伐戰爭，任國民聯軍總司令，<sup>42</sup>馬麒的寧海軍亦編入國民軍，番號暫編第二十六師。寧海軍雖編入國民軍，但其結構未受到破壞，馬麒任師長，馬麟任副師長，馬步青、馬步芳分任正、副旅長。從寧海軍改編的結果看來，國民軍對青馬勢力仍有顧忌，還不敢立即改弦易轍。10月，馮玉祥為深入了解西寧，派西北邊防督辦公署邊事處處長林競為西寧道道尹，旋改西寧道尹為西寧行政區，林競任行政長。不久，撤銷馬麒甘邊寧海鎮守使兼蒙番宣慰使的職務，改任青海護軍使。馮玉祥此舉是將青海的軍、政權再度分離，馬麒僅擁有軍權，地方行政權為林競掌握。<sup>43</sup>

除了剝奪馬麒在青海的行政權之外，國民軍還迫使寧海軍退出拉卜楞地區。拉卜楞地區指大夏河流域與河曲一帶，該地區的政教中心是拉卜楞寺，為藏傳佛教黃教的六大寺院之一。<sup>44</sup>馬麒擔任西寧鎮總兵後，試圖將勢力深入此區。1918年，馬麒派馬麟率兵進入拉卜楞地區，屠殺

<sup>40</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81。

<sup>41</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41；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38-39；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15-116；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14；陳少校，《西北軍閥記》，頁42-43；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80；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10。

<sup>42</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91。

<sup>43</sup> 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15；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89。

<sup>44</sup> 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頁271。

反抗藏民甚多，並長期駐兵拉卜楞寺，干涉教權。該寺嘉木祥活佛與僧眾向甘肅督軍陸洪濤控告馬麒未果，轉向北京政府控告。1925年10月，國民軍向甘肅進軍期間，馮玉祥宣稱奉段祺瑞命令，處理拉卜楞寺僧眾控告馬麒案，派劉郁芬、蔣鴻遇從速查覆。但是，當時甘肅、青海地區的地方勢力仍大，國民軍有所顧慮，事情延宕未決。直至1927年，國民軍在甘肅地區穩固後，於2月成立拉卜楞設治局，將其從馬麒的管轄範圍中分出，寧海軍被迫撤離。<sup>45</sup>國民軍削弱了馬麒在青海的權力，甚至試圖將馬麒調離青海。

1927年6月，甘肅省撤銷省長制，改設委員制，馬麒為九位委員之一，劉郁芬委員兼主席。劉郁芬電催馬麒至蘭州赴任，馬麒認為此任命為「調虎離山」之計，遂稱腿疾發作，不良於行，劉郁芬避免激起事端，只得允馬麒在西寧就任。<sup>46</sup>馬麒不願離開勢力範圍，劉郁芬依舊能夠一探青海內部虛實。1928年3月，劉郁芬派軍務處處長曹輯五赴西寧點閱馬麒二十六師的編制人數，得知該師有騎兵三千餘人，馬一千五百餘匹。點閱完軍隊，曹輯五欲往藏區考察，馬麒頗有戒心，以不能保護安全為由，一再勸阻，曹輯五仍前往藏區與各藏族部落首領會面。<sup>47</sup>經過曹輯五的考察，國民軍對青海的內部情況與軍事實力更為了解。國民軍為打擊青馬勢力，動作頻頻，青馬為鞏固自身勢力，亦開始反擊。

## （二）青馬的反擊

1928年5月2日，馬仲英於西寧起兵抗馮玉祥。<sup>48</sup>馬仲英係馬麒侄子，其祖父馬海淵與馬海晏是親兄弟，父親馬寶任寧海軍騎兵第十一營

<sup>45</sup> 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頁295-297；劉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頁39-38。

<sup>46</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42；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39；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36；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15；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89；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10。

<sup>47</sup> 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39；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37。

<sup>48</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39。

營長，因病在河州休息，馬仲英以副營長代理營長職務。<sup>49</sup>關於馬仲英起事的原因有兩種說法：其一，馬麒鑒於國民軍的節節進逼，暗中唆使馬仲英起兵反馮，減緩國民軍西進之壓力。<sup>50</sup>其二，河州地區糧款負擔太重，人民推舉十餘名代表向河州鎮守使趙席聘請願，馬仲英的父親馬寶為請願代表之一。不料趙席聘卻將代表扣留，引起民眾公憤，再次請願要求釋放代表。此時，河州地區發生伊斯蘭新、舊教之爭，趙席聘與劉郁芬以「回變」視之，將新、舊教首領逮捕，連同之前請願代表一齊送到蘭州槍決。馬仲英為報父仇，遂起兵反馮。<sup>51</sup>馬仲英起事時，年僅十七歲，自任黑虎吸馮軍司令，有民眾與部分寧海軍嘩變響應。

馬仲英起事後，5月10日率軍圍攻河州城桓。<sup>52</sup>當時河州城內僅有一千五百名兵力，趙席聘向劉郁芬請求支援。劉郁芬派兩路援軍前往河州鎮壓，至5月23日馬仲英軍撤退，河州解圍。<sup>53</sup>撤退後的馬仲英與馬廷賢（馬廷勳之弟）會合，改稱西北邊防聯盟軍，率所部十一個旅，共三萬餘人，於6月27日再度圍攻河州。一路由總司令馬仲英指揮，進攻河州城北，一路由副司令馬廷賢指揮，進攻河州城南。<sup>54</sup>城內部隊一面死守，一面向蘭州求援。圍攻戰況激烈，國民軍參謀長俞嘉培受傷，四十九旅旅長趙鍾華戰死。<sup>55</sup>7月14日，趙席聘率蘭州援軍趕到，河州始告解圍。<sup>56</sup>8月11日，馬仲英第三度圍攻河州，<sup>57</sup>劉郁芬命國民軍第二

<sup>49</sup>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16，註一。

<sup>50</sup> 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89；陳少校，《西北軍閥記》，頁43；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89；馬丕烈，〈馬仲英起事與三圍河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1》（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69；陳秉淵，〈馬麒在青海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9》（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26；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10。

<sup>51</sup> 文裘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46；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43；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17；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51-152。

<sup>52</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42。

<sup>53</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44；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三十一，頁45。

<sup>54</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48；董漢河，〈馬仲英與河州事變〉，《西北史地》，3（蘭州，1985）：95。

<sup>55</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48。

<sup>56</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三十一，頁47；蘇振甲，〈1928年隨軍在河州的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2》（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69；董漢河，〈馬仲英與河州事變〉，《西北史地》，3：95。

十五師師長劉兆祥前往支援，與城內駐軍夾擊馬仲英軍，在圍城七日後，終告解圍。<sup>58</sup>9月7日，馮玉祥命孫連仲為甘肅剿匪總指揮，<sup>59</sup>肅清流竄河州一帶的馬仲英與馬廷賢軍隊。9月30日，馬仲英、馬廷賢敗逃，孫連仲布告安民，甘肅亂事漸平。<sup>60</sup>

馬麒在馬仲英起事後，在《新隴日報》上公開表示：「敝部士兵以桑梓關係，大受影響」暗示劉郁芬不可逼迫太甚，<sup>61</sup>但成效並不如預期。1928年7月河州戰火正熾，劉郁芬派馬鴻賓為代表與馬麒會晤，協商解決河州亂事的辦法，並表明不會追究馬麒的責任。<sup>62</sup>劉郁芬一方面派人會商，另一方面命孫連仲與高樹勛率兵開往西寧，對馬麒施加壓力。<sup>63</sup>馬麒迫於國民軍的壓力，派出代表團前往蘭州協商解決河州亂事的具體方法，以及國民軍進駐青海問題。代表團成員有馬麒的幕僚朱綉、鎮守使總務處處長周希武、西寧縣長趙從懿、士紳基生蘭與蔡占斑，由馬麟率一排騎兵護送。馬步青、馬步芳、馬步瀛兄弟對國民軍即將進駐青海深表不滿，認為朱綉與國民軍有所勾結，派馬步瀛屬下率七名士兵裝扮成土匪，欲在中途翦除朱綉。8月，代表團從西寧出發，行經老鴉峽的蓮花臺時，土匪竄出襲擊，朱綉與周希武當場遭擊斃身亡，馬麟因做禮拜延遲隨行，趕至現場匪徒已逃。馬麒同趙從懿、基生蘭、蔡占斑返回西寧，<sup>64</sup>未能成行。

馬仲英的起兵與老鴉峽的刺殺事件，皆是青馬對國民軍進逼所做出的反抗。但國民軍挾著軍事優勢，進駐青海勢在必得，面對強大的壓力，青馬只能選擇妥協。1928年9月，馮玉祥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其親信薛

<sup>57</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166。

<sup>58</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三十一，頁 48。

<sup>59</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169。

<sup>60</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183。

<sup>61</sup> 陳少校，《西北軍閥記》，頁 43-44；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10。

<sup>62</sup> 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86。

<sup>63</sup>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18。

<sup>64</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45-46；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42-43；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 137-138；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18-19；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 20；師繪，《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89；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86；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二十一，頁 51。

篤弼任內政部部長，兩人運用影響力，提出甘肅省分治方案，以寧夏、青海距離甘肅省城太遠，交通不便，不易發展為理由，要求新設寧夏、青海兩省。<sup>65</sup>經中央政治會一五三次會議通過，青海於9月5日建省，正式從甘肅省劃分出來。<sup>66</sup>9月20日，中央政治會一五五次會議通過，任命孫連仲、林競、黎丹、馬麒、郭立志為青海省政府委員，孫連仲兼省主席，馬麒兼建設廳長。<sup>67</sup>馮玉祥提議青海、寧夏設省，其真正目的在於擴張勢力。馬福祥父子在寧夏、馬麒在青海仍具有勢力，藉由設省，中央得以任命省政府主席與其他官員，將國民軍勢力合法滲透進去；再者，1928年7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共同簽定軍事整理方案，<sup>68</sup>決議縮編軍隊，如果增加寧夏、青海兩省，馮玉祥即可增加軍隊編制。<sup>69</sup>

### （三）青馬勢力的短暫中斷

孫連仲雖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但青馬勢力仍在，孫連仲不敢貿然進入青海。1928年11月，馮玉祥委馬步青為潼關警備司令，調馬步青旅至潼關；調馬步芳率軍開往循化、巴戎等縣；馬步元旅調往湟源縣，將寧海軍調離西寧中心，接著派國民軍高樹勛旅進駐樂都；魯崇義與安樹德旅進駐西寧附近和貴德縣，<sup>70</sup>完成孫連仲進入西寧就職前的部署。1929年1月26日，孫連仲在蘭州正式宣誓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sup>71</sup>1929年2月8日，孫連仲始率軍與省政府人員進駐西寧。進入西寧當天，馬麒率全省境內各級軍政人員、藏傳佛教紅教代表郭浪蒼、黃教代表班禪額爾德尼以及回教各派領袖，還有蒙、藏族各千戶、百戶、土司等，夾到歡

<sup>65</sup> 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38。

<sup>66</sup> 「國民政府通電照黨部決議熱河察哈爾綏遠青海西康等五區均改為省」，1928年9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中正革命文獻/地方政務〉，檔號：020100-027162。

<sup>67</sup> 〈青海省政府官員任免（一）〉，1928年9月20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2/0528。

<sup>68</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53。

<sup>69</sup> 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40-141。

<sup>70</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89。

<sup>71</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37。

迎，孫連仲則以砲兵團為前衛，有重砲六門，每門用六匹騾拉車，含有示威的用意。<sup>72</sup>

馬麒審度時勢，決定交出軍、政權，僅留有省政府委員一職，<sup>73</sup>孫連仲雖依優勢軍力掌握軍、政大權，但青海依然不平靜。1929年2月，三圍河州失敗的馬仲英進兵青海，直趨貴德縣，逼近西寧。孫連仲命高樹勛旅與魯崇義旅加緊嚴防。這時，馬步青與馬步芳兩旅軍心浮動，孫連仲為穩定局勢，請求馬麒出面進行和解，馬麒派馬麟前往貴德招撫馬仲英，但未及對話，馬麟乘馬即被擊傷，馬麟倉皇返回西寧。馬仲英拒絕馬麟的招撫，認為省城西寧防守嚴密，轉往湟源縣城。<sup>74</sup>當時湟源駐軍為馮玉祥調來之馬步元旅，全軍約一千多人，官兵均為回族與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撒拉人。馬仲英逼近湟源時，馬步元部下嘩變，開城門迎接馬仲英，共同洗劫湟源城。<sup>75</sup>孫連仲派安樹德、魯崇義旅追擊，馬仲英敗逃，躲在城外的馬步元畏罪自殺。總計此次湟源事件，被劫財物無算，姓名可考的回、漢民眾被殺二千四百餘人，<sup>76</sup>並造成漢族民眾報復性地仇殺回民，<sup>77</sup>回、漢關係緊張。

國民軍進入青海後，青馬不得不屈服，獻馬獻款，<sup>78</sup>屈意將就，未與國民軍公開決裂。當馬仲英回到青海起事時，青馬所部雖有些軍心浮動，但始終站在國民軍這邊，與嘩變的馬步元旅軍隊劃清界線，並隨國

<sup>72</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260；陳邦彥，〈國民軍在西寧時期的見聞〉，《西寧城中文史資料 2》（出版地不詳：政協城中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頁 5；馬世宏，〈孫連仲將軍與青海〉，《近代中國》，93（臺北，1993.02）：96。

<sup>73</sup> 馬麒本為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但以腿疾堅辭建設廳長職，遂改任馬麟為建設廳長。參見〈青海省政府官員任免（一）〉，1929年2月6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2/0528。

<sup>74</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267-268。

<sup>75</sup> 宋干臣，〈馬仲英、馬步元屠殺湟源縣記略〉，《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4》（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 122-124；李蘇，〈馬仲英與馬步元在湟源濫殺無辜目睹記〉，《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4》，頁 116-118；孟企三，〈我對孫連仲主青主甘期間的一些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4》（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79），頁 81；馬全欽、馬文祥，〈我們在馬仲英舉事中的經歷和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4》，頁 6-7。

<sup>76</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 274。

<sup>77</sup> 宋干臣，〈馬仲英、馬步元屠殺湟源縣記略〉，《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4》，頁 124。

<sup>78</sup>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22；田炯錦，〈隴上群豪及馬家軍源流概述〉，《傳記文學》，101：10。

民軍追擊馬仲英。青馬順服的態度，使自身勢力得以保留，避免遭受徹底打擊。國民軍對於青馬這股地方勢力也是有所顧忌。孫連連到西寧任省主席職，每在集會場合，因馬麒年歲較長，又稱病假裝癡呆，孫連仲總是親自攙扶，對馬麒優禮相待。<sup>79</sup>馬步元於湟源事件中自殺，孫連仲為安定青馬與回、漢民眾間之情緒，迎馬步元靈柩回西寧，以回教儀式埋葬，設追悼會於西北銀行西寧分行。<sup>80</sup>孫連仲還在各縣成立回教促進會，省政府撥款建造各地的會所，藉以拉攏教徒與阿訇。<sup>81</sup>寧海軍為國民軍收編成立二十六師，看似為國民軍所併吞，但馬麒、馬麟任正副師長，馬步青、馬步芳任正副旅長，寧海軍的結構依然存在，只是換番號而已。<sup>82</sup>國民軍雖挾著強大的武力逼迫青馬屈服，並試圖削弱青馬在地方上的勢力；當青馬交出軍政權時，國民軍改採懷柔與拉攏的手段，避免激起地方勢力的反抗。因此，孫連仲認為在主青期間，「馬家始終站在中央這一方面，很合作的」。<sup>83</sup>

1929年8月16日，馮玉祥調孫連仲為甘肅省政府主席，總計在青海僅六個月九天。在這短短半年當中，孫連仲仍實施幾項地方建設：(一) 改土歸流：青海各族聚居，歷來由土司統治，以土官治土民，相沿已久。為統一行政職權，在全省境內一律取消土司制，地方行政由縣政府主持。(二) 鼓勵開墾：青海地區地廣人稀，凡有勞動力而無地可耕者，由省政府協助開墾荒地，每畝每年僅收極少放墾稅。(三) 改善徵糧制度：青海各地徵糧制度積弊極深，每年徵糧時，除政府規定每畝應繳前糧外，各地並自行附加徵收喇嘛糧、驗收手續費、耗糧、鼠糧、囚糧、驛糧、傭糧等浮收雜糧，名目繁多，農民負擔極重。省政府通令各縣除喇嘛糧外，其餘各種附加糧一律停止徵收。(四) 取消營買制：青馬主政時，為籌備軍糧軍費，規定營買制，即以極低的價款，強買民糧，並規定每年徵收田糧時，還要繳納營糧，充作軍食。孫連仲主政後，將營

<sup>79</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二冊)(臺北：國史館，1993)，頁757。

<sup>80</sup> 孟企三，〈我對孫連仲主青主甘期間的一些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4》，頁81；大陸青海省志編委員會，《青海歷史紀要》，頁313。

<sup>81</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二冊)，頁757。

<sup>82</sup> 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88；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87。

<sup>83</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二冊)，頁757。



買制取消，軍糧由省政府依照市價購買。<sup>84</sup>除此之外，還增設學校、勸導婦女放足與剪髮、破除迷信等，<sup>85</sup>對改善風俗起到一定的作用。

孫連仲調往甘肅後，由高樹勛代理青海省主席。<sup>86</sup>同年 10 月，馮玉祥亦調高樹勛與國民軍至甘肅集結，準備即將爆發的中原大戰。國民軍離開，省主席一職由馬麒代理，馬步芳由化隆調防西寧，青海的軍、政大權又復歸青馬掌握。1930 年 4 月，駐甘肅的國民軍東調參加中原大戰，青海已不在國民軍的控制範圍。中原大戰爆發時，馬麒採取觀望的態度，待馮玉祥戰敗，馬麒向蔣介石表示擁護之意，蔣介石也承認馬麒對青海的統治。1931 年 1 月 5 日，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任命馬麒為青海省政府主席，<sup>87</sup>馬麒可說是青馬勢力的奠基者。

### 第三節 馬麒在青海的建制

馬麒從出任西寧鎮總兵開始，在青海推行一系列的建制，希望達到鞏固勢力的目的。除了一手創立寧海軍之外，還推行以下政策，對青海社會的安定與發展所助益。

一、禁種鴉片：甘肅地區，回、漢軍地方勢力林立，各實力派為維持自身勢力，紛紛擴充軍隊。但擴充軍隊需要軍費，於是鴉片煙稅成為主要的軍費來源，農地改為種植鴉片，影響糧食生產與人民健康甚鉅。當馬麒出任西寧鎮總兵時，西寧道七縣總人口僅四、五十萬，耕地面積還不到二百萬畝，且耕地多種鴉片，糧食產量不足，雖有鴉片煙稅可充軍費，但軍糧無法自給自足，兵源補充也成問題。因此，馬麒決定禁種

<sup>84</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二冊），頁 756-757；馬世宏，〈孫連仲將軍與青海〉，《近代中國》，93：99-100。

<sup>85</sup> 馬世宏，〈孫連仲將軍與青海〉，《近代中國》，93：98。

<sup>86</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二冊），頁 760。

<sup>87</sup> 〈青海省政府官員任免（一）〉，1931 年 1 月 5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2/0528。

鴉片，令騎兵到各地踏毀煙苗，向違法種植鴉片的煙戶罰款。<sup>88</sup>

1921年，陸洪濤出任甘肅督軍，欲編練甘肅第一師，以購買槍械、置備服裝、無款可籌，乃大開煙禁，准許各縣廣種鴉片，按畝徵收罰款，以充軍費。馬麒鑒於陸洪濤大開煙禁，恐破壞西寧禁煙成果，再度重申禁煙令，規定（一）十人爲一保，互相警戒，其中一人犯禁，十人受罰。（二）家藏鴉片與煙具者處死。（三）官吏受賄賂不報者，削其官職。<sup>89</sup>一時雷厲風行，禁煙成效卓著。

馬麒雖禁種鴉片，卻在各地設立「官膏局」，實行鴉片煙膏公賣，壟斷經營，不許私人經銷販運，並收購甘肅地區的煙土，運銷華北各地，以換取軍械與彈藥。<sup>90</sup>馬麒禁種鴉片，具有正面意義，可是爲了籌措軍費，鴉片生意仍不放棄，慕壽祺評論此政策曰：

西寧毒卉廓清，已閱一紀，宜乎禁吸、禁運，一禁而無不禁矣，及起而環瞻四境人民之墜入黑籍者，仍不能免焉，蓋公家之禁令愈嚴，販私之獲利愈厚，而手握軍符者，欲罔市利而壟斷焉，故立法必自貴近始。<sup>91</sup>

二、興辦教育：馬麒主政期間，對於蒙、藏教育與回族教育均有所提倡。1917年2月，馬麒召集蒙、藏各首領會商，告以教育的重要，若不提倡教育，則「一任泰西強國割削之，攘奪之，夷滅之，恐青海一隅，終非民國有矣」，<sup>92</sup>遂在西寧開校授課。1920年，改設寧海蒙番學校，附設師範講習科，1925年附設中學班，將原設的師範講習科，擴充爲師範本科，改名爲寧海籌邊學校。1929年青海建省，改爲青海省立第一中學校，附設蒙藏班一班。<sup>93</sup>經過多年提倡，蒙、藏學生數日有增加，但各蒙、藏首領害怕子弟入學會被留做人質，每年多以二、三十兩白銀僱用漢族學生頂替，亦有送禮行賄，請求免其子弟入學。<sup>94</sup>可見蒙、藏首領對馬麒興辦教育之目的，仍有疑慮。

<sup>88</sup> 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39；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91。

<sup>89</sup> 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40。

<sup>90</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55；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51-52；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91。

<sup>91</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三十，頁46。

<sup>92</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三十，頁47。

<sup>93</sup> 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41。

<sup>94</sup> 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41；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91。

相形之下，回族教育成果較為顯著。1917年，馬麒西寧設立同仁小學，勸導回族子弟入學。1922年，為進一步發展回教教育，成立寧海回教教育促進會，馬麒任會長，在湟源、大通、貴德、循化、樂都、化隆等縣設立小學，通令回族子弟入學。這些學校剛開始以招收回族學生為主，後來也兼收漢、藏學生。1929年，孫連仲將寧海回教教育促進會改名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進會，由二十一師師長安樹德任會長。國民軍東調後，馬麒任冶生祿與劉善為正、副會長，在各縣成立分會，逐步成立正規小學，並創辦回民女子小學一所，<sup>95</sup>為回族教育立下初步規模。

三、安定蒙、藏族：青海地區土司制度與蒙、藏王公千戶制度由來已久。馬麒出任西寧鎮總兵時，青海地區尚有十六家土司，當時四川、雲南等少數民族地區，已經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取消土司世襲制度，改由地方流官管理。馬麒首先不讓土司帶兵隨征，解除土司的兵權，接著由縣政府辦理徵糧徵稅，不再由土司經手，土司制度名存實亡。1926年，馬麒令西寧農會會長蔡有淵出面，具文呈請甘肅省政府取消土司制度，甘肅省政府希望各土司自動請求改土歸流。<sup>96</sup>孫連仲主政時期，亦實行過改土歸流。直到1931年8月，國民政府行政院第三十四次國務會議議決，才將青海省土司制度撤銷。<sup>97</sup>

馬麒一方面撤銷土司制度，另一方面努力拉攏蒙、藏各王公與千戶。民國時期的青海沿襲清代制度，將蒙古分為二十九旗，藏族分為玉樹二十五族、環海八族、果洛九族及河湟各族。<sup>98</sup>這些部落大部分設有總千戶或千戶，千戶之下再設有若干百戶，百戶之下又設有若干百長，層層管轄各部落屬民。馬麒任西寧鎮總兵後，派馬麟到蒙、藏地區活動，拉攏蒙、藏部落領袖，強化對蒙、藏地區的統治。<sup>99</sup>此外，馬麒特別重視每年舉行的青海湖祭。青海湖祭由清代沿續至民國時期，每年

<sup>95</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56；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52；高文遠，《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馬麒》，頁 42-43。

<sup>96</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58；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54；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91。

<sup>97</sup> 大陸青海省志編委員會，《青海歷史紀要》，頁 330。

<sup>98</sup> 馬鶴天，〈青海蒙藏二族之已往與現在〉，《開發西北》，1.5（南京，1934.05）：537-545。

<sup>99</sup>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58-59；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54-55；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91。

農曆 10 月 2 日舉行儀式，<sup>100</sup>屆時蒙古王公、藏族各千戶、百戶以及喇嘛寺院高僧，齊聚於青海湖濱。馬麒利用參加青海湖祭的機會，賞賜物品給各部落首領，<sup>101</sup>藉以達到籠絡的目的，並向蒙、藏族展現自己的實力，顯示出他是中央政府唯一的選擇。<sup>102</sup>種種拉攏與賞賜，都是爲了鞏固青馬在地方上的統治基礎。

青馬從馬海晏起兵反清，至馬麒任甘邊寧海鎮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短短兩代，已掌握青海地區的軍、政大權。國民軍的西進，對青馬造成莫大壓力。對於國民軍的節節進逼，馬麒決定保存實力，不與硬拼，和平地交出軍、政權。青馬在青海經營多年，國民軍亦不敢小覷青馬這股地方勢力，對其多所拉攏，亦不敢貿然解除地方武裝力量。待中原大戰爆發，國民軍東調，青馬重新掌握軍、政大權，馬麒審度時勢，決定支持蔣介石，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中央任命其爲青海省政府主席，至中共攻陷青海爲止，省主席一職皆由青馬擔任。馬麒可謂青馬勢力的奠基者，一手創立私人武裝力量寧海軍，並興辦教育與安定青海境內各民族，使得青馬勢力得以穩固。1931 年 8 月，馬麒病逝，中央加以褒揚，並任馬麟代理省政府主席一職，<sup>103</sup>1933 年 3 月 8 日，馬麟真除爲省政府主席。<sup>104</sup>青馬與中央的關係，邁入一個新階段。

---

<sup>100</sup> Uradyn E Bulag 著，張永儒、藍美華譯，〈青海湖祭：民族關係與儀式政治〉，《中國邊政》，160（臺北，2004.12）：74。

<sup>101</sup> 陳邦彥，〈「祭海」沿源和一九四〇年的祭海情況〉，《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8》（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65。

<sup>102</sup> Bulag Uradyn E 著，張永儒、藍美華譯，〈青海湖祭：民族關係與儀式政治〉，《中國邊政》，160：75。

<sup>103</sup> 〈青海省政府官員任免（一）〉，1931 年 8 月 11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2/0692；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十一冊）（臺北：國史館，2004），1931 年 8 月 11 日，頁 523-524。

<sup>104</sup> 〈青海省政府官員任免（一）〉，1933 年 3 月 8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2/0692